



首 页 | 职能机构 | 余杭方志馆 | 史志动态 | 党史胜迹 | 余杭年鉴 | 大事回眸 | 党史研究 | 史海钩沉 | 方志编纂 | 风物古迹 | 余杭人物 | 文史从谈

史海钩沉

 史海钩沉

当前位置：首页 >> 史海钩沉

## 亲历：日军在宁波衢州发动细菌战

作者：胡 楼 发布时间：2016-1-22 9:38:00 点击率：1165次

我是一个耄耋老者，1920年12月生于杭州满觉陇，屈指算来，我已是近干一个世纪的人了。那时，我们是当地的大户人家，家道兴旺，人丁众多，但命运多舛，家国遭难，我也不幸，从儿童到成年，一直都在颠沛流离中生活。

1939年成年开始，我便从事医疗工作，至今不渝。八年抗战，我天天都在逃难，都在惶恐中过口。当时的杭州已全部沦陷，我就逃到浙南，逃到福建……人生怎是一个“逃”字了得？想想难过，思思痛苦，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？

1940年10月，日军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之战，这种看似无声实为惨烈的战争烧到了宁波，烧到了衢州，宁波、衢州人民遭殃连连，大面积爆发鼠疫。但至今，日本对罪不容诛的细菌战争，还是矢口否认。事实确已发生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如何抵赖得了？

细菌战看似无声，祸害却是十分惨烈，毒害永远伤及身心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就连十恶不赦的希特勒也不敢使用细菌武器，可唯独日本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竟在中国使用。他们不仅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制造细菌战武器，而且建立731这种细菌部队进行操作实施。他们惨无人道地用我国3千多名爱国人士进行“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”，令人发指。除了731部队外，日本还建立其他细菌部队，如设在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（即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，亦称“多摩”部队），也是一个研制毒菌工厂，培育疫蚤。在浙江宁波、衢州等地空投“黑色疫魔”就是荣字1644部队配合731部队的一次细菌战。此外，还有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，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，在新加坡设立的冈字9420部队。杭州笕桥机场自1940年8月18日至12月中旬，由日军731和荣字1644两个部队专门使用，成了日本投毒的起飞机场。（见《宁波鼠疫史实》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）。

在我中国大地上，从1937年至1945年资料记录就有近70次细菌战活动，有20个省受到细菌战侵袭，27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中，而浙江又是细菌战的重灾区。据日本细菌战揭露会披露的资料，1940—1944年在浙江省宁波、衢州、金华、丽水、云和、江山、常山、义乌、温州（翁垟镇）等地都被投放过细菌弹，除细菌武器侵袭直接死亡外，传染扩散引起周边地区的疫情蔓延，若干年不断，衢州一地就有5万人死亡。

我当时是浙江省救护总队的一员，亲身经历并积极参加了宁波、衢州的鼠疫防治工作。1940年10月27日，日本飞机在宁波上空投下大量麦粒、面粉，散落于市中心开明街一带。日机过后，当地跳蚤骤增，蚤色鲜红，种类特异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些跳蚤吸饱了鼠疫试验者的血液，体内充满了亿万个鼠疫杆菌，然后细菌制造者把这些跳蚤掺于麦粒、面粉中，用飞机空投于地。第二天后，该地就发生了疫病，开始大面积向外蔓延。到31日，开明街赖福生大丸就染病死亡，经宁波卫生院、华美医院及省、中央等卫生部门先后复查，确诊为鼠疫。据《宁波鼠疫史实》死亡名册记录达109人，该书也很坦诚地说明，未查明者尚未录入，感染后生存的却只有钱贵法1人。

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宁波防治鼠疫非常重视。自10月27日起，每日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对策。除隔离抢救患者外，11月30日晚7时起焚烧疫区，被焚烧地方有：开明街、中山东路、东后街、太平巷一批商店及民房115户137间。加上中营巷44号1户3间及华美医院工友徐安行1户1间，共烧毁房屋117户144间，约5000平方米。《宁波鼠疫史实》第52页记载：“叶树棠，时任中央防疫17队队长，偕陈万里（浙江省卫生处长）率队员4人于11月10日来市指导防疫工作。”（注：叶树棠，抗战前曾任杭州传染病院院长，解放后为江苏南通医学院教授）笔者当时在重庆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服务，4人中的1人即为笔者，我与另一位女医生负责检查疫区鼠类。检查表格按福建省外籍专家赖图雅的分类法原件译成中文，在市试用。鼠类按屋顶鼠、沟渠鼠、小鼠、家鼠、鼷鼠分类，我们每天检查一百余只。这是最危险的工作，可是我们这些密切接触者，无人被感染。可见宁波发生的鼠疫，非四条腿的鼠传播给人，而是二条腿的日本人播散病菌直接传播给人所致的。



衢州鼠疫的传播。1940年11月12日至12月7日，26天中，发病21人，全部死亡，并扩散传播。1942年5月，衢州临敌，防疫队伍撤走，一时缺乏统计实数。后据《中国地方病防治》1992年第7卷载：“（衢州）1940年10月到1947年5月（缺1942—1944年）六年发病328例，死亡318人，病死率为96.95%。”可是根据《宁波鼠疫史实》侵华日军细菌战浙江省受害简图记载：“衢州（县）1940年10月4日首次空投鼠疫蚤，从1941年到1942年受害者众多，死亡千人以上。1942年浙赣线作战时，再次传播鼠疫、伤寒、痢疾、炭疽等病菌，蔓延至1948年，发病30万，死亡5万人。”

对于衢州鼠疫的防治。我以为：发病分散、综合防治不力，未能在短时间内扑灭。衢州在浙江中部，交通发达，铁路贯通，又有机场，发生疫病，唯恐大面积传播。所以一发病，省、市、县以及临省福建等防疫队伍纷纷赶到，但一时无法统一合作而又纷纷散去。此事被中央知道了，随即指派驻湖南的卫生署医疗防疫第4大队转驻衢州。大队长周振，并将所属在江西的第1防疫医院、福建的医疗防疫第6队，加上原在浙江的17队，以及大部队直属的细菌检验队、卫生工程队、性病防治队，总之，除在江西、福建的第3队、第15队，第4大队所辖各单位均移驻衢州。卫生署又派德国顾问伯力士（Dr. Pollitzer）博士及卫生工程师过基同参加防治，再由衢州专员公署负责成立鼠疫防治委员会，并招聘临时人员一起防治。从形式上看，防治力量是增强了，但仍未能在短期内控制疫情。直到日军攻下浙赣沿线，衢州陷敌，仍未结束防治。中央医疗防疫队伍，丢弃所有医疗器材、防治统计资料、交通工具，以及个人行李，全部跨越仙霞岭逃到福建浦城。衢州陷敌后，日军731和荣字1644不仅对沦陷区散播疫菌，又扩大了细菌战的范围和深度。由于鼠疫流行时间延长，从1940年10月到1948年，发病30万人（含其他传染病），死亡5万人。总之，衢州的防治问题：一、防治不力，缺乏全方位阻止综合防治；二、疫区分散，控制不力；三、疫苗除空投外，还有细菌战部队直接将病菌送进沦陷（日占）区，致使传播扩大，流行时间延长，疫病大增，危害增大。

细菌战灭绝人性，惨无人道，绝不能使用这种武器。痛定思痛，我有以下感想：一是利用细菌作战，是十分残忍、灭绝人性的作战行为，必须杜绝；二是防治要全方位合作，不能单打，如衢州防治技术力量虽增加，但缺乏全方位整体行动，所以疗效不佳，应该该损则损，速战速决，如宁波外地力量参与不多。自身力量全部调动，全力防治，火烧开明街，短期内扑灭疫情，这样效果就较好。

为了悲剧不再重现，为了人类更加幸福，宁波、衢州先后建立了细菌战遗址纪念碑纪念馆，将“勿忘国耻，励志图强”刻于碑石，以作纪念，让后人永记不忘。据《钱江晚报》2015年6月12日报道：2005年7月，衢州罗汉井设立细菌战纪念馆，三年后又修缮扩建，占地面积发展到百余平方米，增设展览馆。2014年，细菌战展览馆与北京卢沟桥等抗战纪念碑馆，一起名列首批国家级纪念遗址。

期望全国各地受害情况及国家档案汇集完成，悉数公布，并请求呈报国际组织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不让日本细菌战的发动者翻案。也祈祷今后世界上不再有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发生。

[打印本页](#) | [关闭本页](#) |